

日本侵华对文教的摧残与掠夺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

刘兆伟 许金龙 赵 为 /主编

◎刘兆伟，许金龙，赵为 200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本侵华对文教的摧残与掠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60 周年/
刘兆伟,许金龙, 赵为主编. —沈阳: 辽宁大学出版社, 2005. 8

ISBN 7-5610-4896-3

I. 日... II. ①刘... ②许... ③赵... III. 日本—侵
华—史料 IV. K265.3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79913 号

责任编辑：刘东杰

封面设计：邹本忠

责任校对：何成海 涛 明 飞

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

地址：沈阳市皇姑区崇山中路 66 号 邮政编码：110036

联系电话：024-86864613 http://www.lnupress.cn

Email: mailer@lnupress.cn

辽宁教育学院印制厂印刷 辽宁大学出版社发行

幅面尺寸：140mm×203mm

印张：12.5

字数：380 千字

2005 年 7 月第 1 版

200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 000

定价：40.00 元

目 录

绪论 日本侵略者对中国文化教育的摧残与掠夺	1
第一节 日本侵略者对中国文化教育机构的掠夺	2
第二节 日本侵略者对儒家思想的篡改与掠夺	16
第三节 日本侵略者对佛、道思想文化的篡改与掠夺	26
第四节 日本侵略者对中国沦陷区学校教育的 全面掠夺	35
第五节 日本侵略者对中国沦陷区民众教育的掠夺	44
第一章 日本侵略者掠夺文化设施 摧残民族文化载体	52
第一节 日本侵略者掌控舆论宣传与对民众心 理的控制	57
第二节 日本侵略者建立文化侵略机构，操纵 出版发行	61
第三节 日本侵略者对文化名城、历史古迹的毁灭	71
第四节 日军野蛮摧毁学校和各类文化教育机构	72
第五节 对科研机构的破坏和对文化名人、科学 家的迫害	74
第二章 日本侵略者掠夺文化典籍 劫毁文物	75
第一节 日本侵略者对字画文物的掠夺	75
第二节 日本侵略者对图书报刊的掠夺	81
第三节 日本侵略者对地方志的掠夺	93
第四节 日本侵略者对文献资源的掠夺	94

第三章 日本侵略者推行文化浸润政策与全面掠夺	103
第一节 日本对中国语言文字的掠夺	103
第二节 貌似顺风随俗，实窃乡土文化	105
第三节 移入日本文艺，破坏中国文艺教育	108
第四节 日本侵略者迫害下的中国民族文化	114
第五节 日本侵略者对沦陷区的文化改造，加强思想控制	116
第六节 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传统礼教的摧残与掠夺	129
第四章 日本侵略者对儒家思想文化的掠夺	132
第一节 日本侵略者掠夺我国儒家思想文化	133
第二节 日本侵略者掠夺祭孔文化，推行奴化教育	149
第三节 日本侵略者盗用儒家思想包装、宣传“王道”、“皇道”思想	156
第五章 日本侵略者对佛教思想文化的掠夺	174
第一节 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佛教思想文化掠夺的一般状况	174
第二节 日本侵略者对佛教思想文化的篡改与利用	186
第三节 日本侵略者对改造过的佛教的宣传和利用	189
第六章 日本侵略者对道教思想的掠夺	199
第一节 日本掠夺中国东北道教情况简介	201
第二节 日本侵略者对道教的篡改和利用	205
第三节 日本侵略者对驯化后道教的鼓吹	211
第七章 日本侵略者把神道思想强加于中国人民	215
第一节 利用神道思想篡夺中国人民的信仰	215
第二节 日本侵略者利用武士道思想篡夺中国教育	219
第八章 日本侵略者对我国教育管理模式的窃取和篡改	229
第一节 日本侵华前我国的教育管理模式	229
第二节 日本侵略者对我国教育管理机构设置模式的窃取和篡改	240

第九章 日本侵略者对教育行政管理权的掠夺	246
第一节 日本侵略者初期对辽东半岛教育行政管理权的掠夺	246
第二节 日本侵略者对“关东洲”教育行政机构与管理权的掠夺	247
第三节 日本侵略者对“满铁附属地”教育行政管理权的掠夺	249
第四节 日本侵略者对伪满洲国教育行政机构的日本化	250
第十章 日本侵略者对学校管理的全面控制	263
第一节 各级学校干部管理的日本化	263
第二节 各级学校教师管理权的控制	272
第三节 学生管理的日本化	285
第四节 各级学校教学管理权的控制	289
第五节 学校教育经费的管制	295
第六节 侵略与掠夺性的教育法规、学校规程的颁布	298
第七节 日本侵略者对学制的篡改	303
第十一章 日本侵略者对中国语文教育的篡改与掠夺	306
第一节 日本侵略者对中国语文教学的篡夺手段	306
第二节 日本侵略者对中国语文教学内容的篡夺	316
第十二章 日本侵略者对中国历史教育的篡改、摧残与掠夺	329
第一节 篡改中国历史真相	329
第二节 日本侵略者对日本历史的伪造	332
第十三章 日本侵略者对社会教育的掠夺	343
第一节 日本侵略者对社会教育设施的掠夺	344
第二节 日本侵略者对社会教育管理的掠夺	352
第三节 日本侵略者对社会教育内容的掠夺	359
第四节 日本侵略者对社会教育对象的掠夺	365

绪论 日本侵略者对中国文化教育的摧残与掠夺

近代中国曾饱受世界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欺凌和压迫，这个过程从中英鸦片战争起，持续了百年有余。这期间列强对华侵略形势历经变化，几个主要国家大多在不同时期、不同场合分别扮演过主角；而从总体侵华力度之强劲，发展势头之迅猛上看，从侵华野心之大，对中国造成的危害之深重上看，第一号主角当属日本。日本对华觊觎之心可谓久已。自 19 世纪下半叶明治维新开始，日本逐渐走上了富国强兵之路，成为当时亚洲头号强国。但也恰在此时，伴随着民族尊严的重新确立和国家实力的提高，日本开始由自尊走向自负，由自强走向贪婪，摇身一变而成中华民族最凶恶之敌人。从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中叶，日本对中国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武装侵略。日本于 1895 年占领中国台湾；1904 年通过日俄战争强行租借旅大地区和满铁附属地；1931 年悍然发动了震惊世界的“九·一八”事变，使东北全境沦为殖民地，在屠刀下的东北人民成为被宰割的奴隶；1937 年 7 月，日本挑起全面侵华战争，把战火燃遍华北、华中、华南等地区……日本在其自诩文明的旗帜下面，干尽了一切毁灭人类文明、丧失一切人类理性的罪恶勾当，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灾难，使中华民族付出了难以估量的民族牺牲。同时也彻底地暴露出近代日本国贪婪凶残的罪恶本性，暴露出日本近代被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毒害和扭曲的畸形民族心灵和精神。伴随着武力侵略，日本侵略者每占领一地，便疯狂地进行文化、教育掠夺，其掠夺

程度随着日本在华殖民地的不断扩大而不断扩展和强化。日本侵略者对文化教育的摧残与掠夺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军事镇压、民族压迫、经济劫掠相比，这种行径更阴险，更狠毒，更隐蔽，后果也更严重。然而，日本竟有人别有用心地宣称日本殖民时期给中国文化教育带来了进步，从客观效果上看，对中国的近代化进程有推进作用。显然，这种说法是极端荒谬的。事实非但如此，反而是日本侵略者掠夺了中国的文化、教育。日本对中国文化教育的摧残与掠夺是对人性、人道、人权的摧残和对灵魂的扭曲。

第一节 日本侵略者对中国文化教育机构的掠夺

日本在占领区，一面实行惨无人道的军事统治，一面又推行封建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日本在侵华战争中对中国文化的破坏和掠夺，是极为惨重和惊人的，影响至为深远。

一、控制舆论与新闻广播

日本侵略者极为重视对舆论、新闻广播的制造、控制，并把它列为所谓“宣传战”、“思想战”的主要内容。如1937年7月13日，日本内务省警察保安局向各厅长官及各府、县发出了《处理有关时局报告的文件》，规定在宣传报道中，对“反战反军的演说”、“离间军民”的报道以及“有将日本对外政策喻为侵略主义之虞的内容”，要严加注意并取缔^①。日本侵略者在华的新闻宣传十分讲究谋略，或搜集情报，或制造舆论，是侵略者罪恶

^① [日]《出版警察报》，1937年9月版，第10页。

的帮凶。

(一) 借华战争前期

日本侵略者打到哪里，就对哪里的中国报业实行控制，并用“以华制华”之方来创办自己的报纸，强迫中国人阅读、购买。如创刊于1938年1月1日北平的《新民报》就是由日本侵略者控制《世界日报》、《世界晚报》，并加以改组而成的。同年12月创刊于广州的《广东迅报》是由日本南支派遣军司令部报道部劫夺原《国华报》厂房器械，派特务唐泽信夫创办的。该报初为五日刊，两个月后改为三日刊。1939年2月，日军报道部把抢夺胡文虎筹办《星粤日报》的厂房机器拨给了《广东迅报》，使得该报改为日报出版。

广播电台也是如此。大上海广播电台是1937年底由侵华日军利用原国民党的两座电台而建成的；广东放送局是1938年10月由侵华日军利用原“广州市播音台”设备而开办的；唐山坚声广播电台，1937年被“满洲电信电话株式会社”接管，改名为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广播电台。为了满足日本侵略者的需要，这些报社和电台一般均由日本人主持社务、台务或充当顾问。而中国人主办的报纸则必须经常转载日本国内报纸文章，刊登日军提供的新闻稿件，并将报纸校样送交日本特务机关检查。如1937年9月9日，日陆军省新闻报道检查机关发布《报纸可否登载事项审订纲要》，规定：“凡对我军不利的通讯、照片”，“对逮捕、审讯中国兵和中国人的通讯，可能给人以虐待感的照片”等，全都不许刊登^①。伪华中维新政府的所有报纸均印有“本报经××军事特务班特许发行”的字样。1940年汪伪政权在南京开张后，专门设立宣传部，下辖总务司、宣传指导司、宣传事业司、国际宣传局等机构，并直接统辖伪中央电讯社、伪新闻检查处、伪中华广播事业协会、伪中央书报发行所、伪中央报业经理处、伪中

① [日]米斯支书房：《宣传动态》，1975年版。

央宣传讲习所、伪中国联合出版公司等新闻出版机构^①。但汪伪政权只是在形式上接收了沦陷区的新闻机构，日军主办的报纸仍由日军自己负责，不受伪政权的任何限制。不仅如此，对重要新闻媒介报道的具体指导之权，多被日军报道部所把持。一切指示和重要新闻消息，都由日军报道部送交汪伪宣传部和华北政务委员会发布，令汪伪机关执行。汪伪上海特别市政府宣传委员会总指导为日本特务机关的诹访部宪人，宣传处处长一职在战争末期直接由日本人顾森千代担任。日本侵略者通过各种手段牢牢地控制了中国沦陷区的新闻业，使这些地区的新闻机构成为日本侵略者的喉舌。

（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者进一步强调“加强宣传战”^②的重要性。强令汪伪宣传部指示各报要连续一周发表主张参战的社论及反英美的资料图文，“说明与日本并肩作战后，中日两国将为同生共死之战友。日本对我国必有更深之理解与协助，我国对日本亦更能加以真挚之信赖与合作”。^③而这种合作就体现于“上自政府官吏，下至青年学生及劳动民众，应刻苦耐劳，勇猛精进……个人在战时下，应坚守国家第一之信仰，竭力紧缩个人之享受与消耗至最大限度，贡献一切于国家，并贡献生产至最大限度，以充国力”^④。一句话，就是要借宣传的力量使人民自觉忍受战时生活的困难，放弃个人享受，拼命生产，减少浪费，养成战时生活的紧张情绪和自肃自戒的节约精神。这样，日本侵略者就在“信赖与合作”的口号下加大加深了对中国人民的剥削程度。

① 《敌伪资料特辑》（第6号），河北省档案馆藏，第32页。

②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华北治安战》（下），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1页。

③ 上海市档案馆：《日伪上海市政府》，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

④ 上海市档案馆：《日伪上海市政府》，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

(三) 借华战争后期

到了战争后期，为了补充日本帝国主义在战争中所消耗的人力、物力，日本侵略者已不满足于开战之初汪伪政府向人民发出的与日本同甘共苦的要求，而是要沦陷区民众与日本同生共死，使他们“认定大东亚战争即为中国自身之战争，战争之胜败，为全东亚盛衰兴废之所关，亦即为中国生死存亡之所系，动员所有精神的、物质的总力，协助友邦参加大东亚战争之决战”^①。1942年12月31日，《申报》发表文章，号召中国民众“准备着更大的牺牲，无限的牺牲，与日本协力共同争取两国的胜利”。1944年，伪中国新闻协会成立之时即要求会员报社在思想战上“决一雌雄”，要“努力宣扬，以换国人为后盾”^②，企图唤起所谓国民决战情绪以坚定必胜信念。当战局发展到已对日本绝对不利、军国主义的末日即将来临的时候，日本侵略者更加强了对汪伪政权新闻宣传的控制与指导。1945年2月中旬，日本大使馆报道部奉日本政府密令，颁订了对战局的宣传要点。3月8日，伪上海市市长周佛海指令由伪上海市宣传处处长分别口头通知各报负责人“仰即知照”。该宣传要点要求人们“须以冷静态度应付时局，养成战斗精神，并努力增加生产……贯彻同生共死之信念……拥护政府、军部、大使馆决定之政策，鼓励人民养成百折不回之精神”等等^③。直到1945年5月10日，《康德新闻》还在卖劲地叫嚷：“最后的胜利在我日满一体与盎格鲁撒克逊一决雌雄，敌方内藏矛盾，我应努力向前”，“上下一心，坚持必胜信念，忍耐艰苦，奋斗直至最后一个人，甚而最后一人流出最后一滴血以前，绝不屈服，绝不后退”。但是，这种空洞乏力的新闻宣传无论怎样卖劲也挽回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失败的命运，

① 上海市档案馆：《日伪上海市政府》，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

② 《中国新闻协会会员大会宣言》，《中华日报》，1944年9月26日。

③ 上海市档案馆：《日伪上海市政府》，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

最后不得不于 8 月 16 日刊出“大东亚战争停止，满洲帝国事业至此结束”的新闻。

至此，日本侵略者对华的新闻谋略随着其侵略战争的失败而彻底破产。但其国内新闻媒介有关战争宣传的阴影却至今挥之不去。中国沦陷区的新闻宣传也往往被用做为军国主义开脱罪行的挡箭牌。

对于日本侵略者战时对舆论、新闻广播的控制，我们必须予以认真的揭露与批判，不允许任何人借口当时的新闻报道美化侵略战争，为军国主义翻案。

二、掠夺文化设施 摧毁中国文化机构

日本侵略者知道，要摧毁中国军民的意志，首先就要摧毁中国的文化命脉。而文化设施、文化机构无疑是文化命脉的承载者。因此，日本侵略者对中国的文化设施和文化机构进行了疯狂的摧毁。日本侵华战争，夺去了 3500 万中国人的生命，而使中国造成文化设施、文化机构的损失则更难以数计。

(一) 对学校的掠夺与摧毁

学校不是军事机关，按理不应成为敌人轰炸的主要目标。然而，在侵华战争中，日本军国主义却有意识地以学校，尤其是大学等教育机关为袭击的目标，很多学府遭到日军炮火的轰击和日机炸弹的摧毁。从 1937 年“七·七”事变到 1938 年 8 月的一年多时间内，遭到日军破坏的中国高等学校有 91 所，占全国 108 所高等学校的 85%。因破坏严重而无法恢复、不得不停办的高校有 25 所。这个数字是触目惊心的。这里择其中几例，来揭露日本侵略者掠夺文化设施、摧毁中国文化机构的罪行。

1. 对上海学校的掠夺与摧毁

上海在民国时期就是大学集中的城市。1932 年“一·二八”淞沪战事爆发后，上海的大学均遭到空前浩劫。据上海各大学联

合会主席、交通大学校长黎照寰于 4 月 10 日致教育部的报告中说：这些大学，“或遭炮火轰击而毁坏无余，或为敌军所占领……”。具体情况是，同济大学、持志学院及其附属中学、上海法学院、国立中央大学商学院、中国公学、私立复旦大学等无不遭到毁灭性破坏。其中同济大学 15 幢房屋多被日军炮弹和炸弹轰毁；持志学院新建二层楼教室、图书馆及办公室、三层楼宿舍，全被日军机关枪队纵火焚烧，中学部也被日军放火烧毁；上海法学院新建房屋被日军纵火焚烧，经两天两夜全部烧毁，所有公私财产均焚毁无余；国立中央大学法学院新建教学楼、办公楼及宿舍全部被毁；私立复旦大学约有 1000 名学生的行李被劫，校舍被日军长期侵占，附属中学宿舍被改作马厩。

1937 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灾难又一次降临到上海各学校。日军出动 100 余架飞机，对上海狂轰滥炸，有 92 所文教机关和学校遭日机疯狂袭击，其中被全部炸毁的占 75%^①。其余被毁被炸高校，不可计数。

2. 对南京学校的掠夺与摧毁

据日本军方公布的数字，在 1937 年 12 月 13 日南京城陷落之前，日本海军飞机袭击南京 50 多次，出动飞机超过 800 架，投弹 160 多吨。南京的中央大学成了日机攻击的重要目标之一。1937 年 8 月 15 日至 26 日，短短 12 天时间内，中央大学连续遭日机三次袭击。据该校校长罗家伦致教育部部长王世杰函，第一次为 8 月 15 日下午，日机的机关枪扫射图书馆及实验学校各一次；第二次为 8 月 19 日下午，在大学本部投 250 公斤炸弹 7 枚；第三次为 8 月 26 日深夜，在实验学校投同样炸弹一枚，炸死校工 5 人。位于南京东郊中山陵园区的国民革命军遗族学校，在日机对南京的轰炸中，也没能幸免于难。这是一所比较特殊的学

^① 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日本侵略军在中国的暴行》，解放军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104~105 页。

校。该校由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于1928年11月决议创办，宋庆龄、蒋介石、蔡元培、何香凝、宋美龄等9人任筹备委员会委员，宋庆龄任校长。1929年10月，该校建成后，宋美龄任常务校董，实际主持学校工作。1937年8月，在日机对南京的一次空袭中，宋美龄在遗族学校亲眼目睹了该校遭日机轰炸的惨烈景象。她在一篇文章（后收入《战时妇女动员问题》一书）中写道：遗族学校“在一道黄光与一缕灰烟之中烧毁了。”一些学生则“变成了满身染了鲜血和污泥的小尸体，四肢扭曲地躺在路中。”

由此不难看出，破坏中国的教育文化，是日本军国主义的一贯政策。他们要让中国的学生无校可上；他们企图让中国学生和中国人民忘掉本国文化，接受他们的奴化教育，成为他们的“顺民”。

3. 对湖南学校的掠夺与摧毁

1938年4月10日，27架日机窜至湖南长沙，对岳麓山湖南大学肆意轰炸。时任湖南省主席的张治中当天在一封电报中这样谴责日本侵略者：“今日十四时半，敌机二十七架侵袭长沙上空，于岳麓山湖南大学投弹卅余枚（内燃烧弹十余枚）。查湖大为本省最高学府，设备较善，敌人本其破坏文化机关及轰杀平民之一贯政策加以重大毁灭，此种暴行，实为文化恶魔，文（人）类公敌。”湖南大学第五学生宿舍全毁，科学馆仪器损坏殆尽，财产损失300万元以上。

4月12日，湖南大学自治会在给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的“快邮代电”中对日机轰炸湖南大学的情况说得更具体、清晰：在中国军队台儿庄大捷之后，日人“挟其报复心理，不问设防地带与非设防地带，文化慈善机关与非文化机关，肆意轰炸，罔惜人道。本大学既非军事机关，亦无军事机关，乃本月十日下午二时卅分，突有敌机二十七架，窜入本大学上空……事后调查，共投烧夷弹五十余枚，炸弹三十余枚，其重者在千公斤以

上。”该校在这次空袭中，图书馆、第五学生宿舍全毁，科学馆仪器损坏殆尽，学生死 2 人，工友死 1 人，员生伤约 40 人。不久，湖南大学迁至湘西辰溪，敌机又跟踪而至，先后两次轰炸该校，必欲彻底摧毁而后快。

4. 对重庆学校的掠夺与摧毁

1940 年 5 月 20 日一天之内，日机袭击了陕西南郑，还轰炸了重庆。在位于南郑的国立西北医学院上空，日机投下炸弹 40 余枚，炸死教授兼教务主任杨其昌及两名学生。对重庆，27 架日军飞机轮番轰炸，市区变成火海，大火燃烧七八天之久。

5 月 29 日，日机又向沙坪坝重庆大学周围投弹 70 余枚；又炸北碚复旦大学，炸死教务长孙寒冰及职员、学生 4 人，伤 4 人；同日，重庆沙磁区四川省立教育学院被炸，死学生 7 人，伤数人。

事后，时任教育部部长的陈立夫曾致函：“敌人摧毁我文化机关愈演愈烈。最近敌机轰炸国立西北医学院，该院教授兼教务主任及学生数人遇难，负伤员生甚多。又轰炸复旦大学，员生死伤甚惨……似此残暴行为，肆无忌惮，实与世界人类文化为敌，宜向国际宣传，一致声讨。”日军明知教育机关却故意袭击，其肆虐中国各类学校，丧心病狂地掠夺与摧毁中国文化设施、文化机构的罪行为中国人民切齿愤恨，也遭到了国外一切主持正义的人们的同声谴责。^①

（二）对科学研究机构的掠夺与摧毁

1937 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本侵略者的大规模入侵，几乎摧毁了刚刚形成了一定基础的各类大学和科研机构，严重影响了现代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部分工业设施和文化机构内迁西南和西北地区，被迫改变了中国的工业和科研文化设施的分布。抗战时期重要的工厂和科学文化设施内迁，京津地区、华东、华

^① 王南春：《侵华日军蓄意摧毁中国的教育》，《人民论坛》，2005 年第 6 期。

中和华南的大部分科教机构遭到严重破坏，而西南地区则一时成为战时的工业和文化中心。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对于中国科学事业是灾难性的。抗战之前，我国已经逐步建立了比较完整的高等科学教育体系，1930年至1936年，各大学理工科毕业生迅速增长，留学生人数也有较大增长。由于战争的原因，他们中的不少人中断了学业，失去了进一步深造的机会。抗战八年，使我国丧失了一代科学家，并影响到几代科学家的科学事业。西南联大、浙江大学等只是在特殊环境之下，由于高水平师资和高水平生源的汇集和爱国主义的激励而出现的个别例子。我们不能忽视，在此同时，更多的青年流亡失学，不少教师颠沛流离、失业甚至冻饿而死。日本侵略者为了永久侵占东北甚至全中国，在我国东北地区建立了殖民工业体系和科学文化设施。日本军国主义者通过建立南满铁路株式会社、满洲重工业开发株式会社、伪满大陆科学院和若干理工科大学等，企图长期殖民统治，掠夺东北资源。但是，这些机构与设施，完全是由日本军国主义集团扶植并为其侵略战争和殖民地统治服务的，战后这些设施也未能成为中国发展的基础。^①

日本侵华期间，日本侵略者对我国的出版机构等文化设施与文化机构也进行了疯狂的掠夺与摧毁。此处不一一列举。

三、掠夺文化典籍 盗窃文物

论及列强对我国文化典籍的掠夺和文物的盗窃，人们马上就会联想到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斯坦因、伯希和等一批帝国主义文化强盗罪恶的名字伴随着屈辱和愤慨，立即就会浮现于脑海。但是，为祸最为惨烈的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所造成的我

^① 路甬祥：《中国近现代科学的回顾与展望》，《自然辩证法研究》，2002年第8期。

国文化典籍、文物的流失，却不一定为更多的人所知晓。日本军国主义自 1894 年“甲午海战”后割占我国辽东半岛、台湾省，又于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占领我国东北，扶植傀儡政权伪满洲国，对我东三省实施殖民统治，进而于 1937 年“七·七”事变后，发动全面对华战争，占据我华北、华东、华中和华南等大片国土，奸淫掳掠，直到 1945 年 8 月战败投降，其间凡五十有一年。在半个多世纪的侵华战争中，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文化典籍的掠夺和文物的盗窃，与其武力侵略中国相伴随，始终是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战争的罪恶目的之一。

（一）掠夺文化典籍

下面以日军侵华时间为序，概述日军对我国各地文化典籍的掠夺情况。

1. 北京地区

1937 年：日军 7 月 29 日攻占北京，李鸿文私人藏书 38 000 册在家中遭掠夺；曾宪三私人藏书 1 箱遭到掠夺；8 月，北平民国学院书籍 59 836 册被掠夺；清华大学在北京沦陷时中西文图书 34 991 册丢失；辅仁大学中文书 226 册，西文书 18 册丢失^①。

1938 年：日军对燕京大学、辅仁大学、中法大学进行大清查，共掠得图书 7 万册以上，日军将各种图书留下 1 册外，全部予以销毁^②。

1939 年：李维私人藏书 7 000 册遭掠夺^③。

1941 年：由伪新民会运去东京帝国大学图书馆图书 6 071 册，杂志及报纸 14 734 件^④。

1942 年：9 月，国立中央研究院地质调查所图书及标本 82

① [日] 松本罔：《略夺レナ文化》，岩波书店 1993 年版。

② [日] 松本罔：《略夺レナ文化》，岩波书店 1993 年版。

③ [日] 松本罔：《略夺レナ文化》，岩波书店 1993 年版。

④ [日] 松本罔：《略夺レナ文化》，岩波书店 1993 年版。

箱被日本人盐瀬薰、森山博、片冈克等人掠去，盐瀬等与日军联络部笠原平幸雄等取得联系后，将这批书籍和实物从北京劫去日本^①。

1944年：故宫博物院书籍11 022册遭掠夺^②。

2. 天津地区

日军占领北京的同时，也占领了天津。29日日军攻占天津以后，于当日及次日，对南开大学建筑物实施大规模破坏，书籍及珍贵资料悉遭破坏或掠夺。战后，京都大学曾归还给南开大学原有图书10 566册，这些书籍是如何被劫往日本的，不得其详^③。

3. 上海地区

“八·一三”松沪抗战的炮声一停，日人文献接收委员会即组织各方面的力量，不遗余力地对图书文献进行收集、掠夺。据战后中方（国民党政府）调查，至1947年日本尚未归还我国的图书有：上海市内公共藏书264 715册，私人藏书25 726册。大同大学图书馆中文书21 693册，西文图书4 695册在上海沦陷时遭掠夺。同时，上海市立博物馆藏书4 611册丢失，上海连环书店34 400部书籍也遭日军毁灭。

4. 南京地区

据中方记录，1937年南京沦陷之后，下列图书文献，有的遭夺，有的不知所终。

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中文书籍1种，西文书籍9册；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中文图书33 319册，西文图书7 923册；中山文化教育馆日文书58 735册，西文图书2 554册；心理研究所西文书籍900册，中文书籍103册；内政部图书馆书籍92 146

① [日] 松本罔：《略夺レナ文化》，岩波书店1993年版。

② [日] 松本罔：《略夺レナ文化》，岩波书店1993年版。

③ [日] 松本罔：《略夺レナ文化》，岩波书店1993年版。